

# 大学生被外国人骗色借腹生子后疯掉

毕业于西安某外语学院的女大学生,身上应该笼罩着耀眼的光环,但在被借腹生子后,女大学生精神失常了,在四处透风的破屋里一住十来年。如今,她仍能用英语流利地交谈,待人也彬彬有礼,但在村民眼里她只是“疯玲子”。2008年2月20日晚8时50分许,署名“最后的晚餐”的网友在威海信息港百姓论坛发出《一个女大学生三十年遭受非人摧残……》的帖子,并指明这名女大学生是文登人。

帖子大意说,她是某名牌大学学生,英语一流,被一外国人以恋爱为名借腹生子,孩子生完后就被抱走,她被遗弃后无奈回家……由于遭受了精神和肉体双重打击,她最终疯了,开始了流浪生活,整天在周围村子转悠,更不敢回家,靠可怜她的村民给她一点吃的,真希望有好心人能帮助她,医治好她的病,让她重新好好生活。帖子还说,虽然过去很多年,但她的英语水平依然很棒。

该帖子被富有同情心的管理员置顶,引起网民广泛关注,短短三天时间,点击率就达到4000多次,很多人表达了想要帮助她重新生活的愿望。

村民:  
这里有个“疯玲子”

23日,记者联合一网友赶到网上所说的文登市某村。

进村之前,记者先在周

边几个村子了解情况。对于“附近村是否有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大学生”的询问,村民都不约而同地说“哦,你找的是疯玲子吧,就在那个村”。村民说,只要天气暖和,玲子就会到附近的南北七口村要饭吃,她从来不走远,就是围着家乡转,但大家一个冬天没看到她了。

村民都说,几年前,她的精神还行,曾经有一个老外专门从青岛打出租车,一路打听到该村找玲子。就在村西玲子就读过的小学北门柏树下,玲子用英语跟那个老外谈了很长时间,那个老外还带了一些小孩子的照片,那时的玲子丝毫看不出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。

网友“秋韵如酒”是附近村人,她发帖说:“她原来不是太严重,有一次雨天,我妈妈带回家给她换了衣服,几天后她悄悄打开门,把一朵花放在我们家院子里,但现在她的精神状态一年比一年差。”关于玲子的现状,有个知情村民说玲子现住在一个老爷爷的老人家,“至少冻不死”。

对于玲子的遭遇,村民都表示同情和惋惜。

刻骨铭心的回忆:  
大学、孩子

中午时分,在村民指点下,记者在村北头找到了玲子栖身的三间灰瓦破屋。

一踏进那个杂草堆积、破门掩扉的院落,记者的心被蓦地抓紧:挂了一把锁的屋门有大洞,木窗破烂透风。屋内一口水缸已冻成了

冰坨子,屋内散乱堆积着柴草,没有锅灶,没有天棚,蛛网和浮尘挂在空中,墙壁甚至有被烧的痕迹,看不到一丝生气。

破屋西间有一木门,推门而入,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,炕上、炕下,到处是脏乱的旧衣、破被、破鞋。

一声“有人吗”后,炕上的破被下探出一个头发蓬乱的人,面容枯槁,毫无表情,也无法辨出性别。

记者再次问候“大姐,你好”后,这个毫无表情的人露出了笑容,并以女性特有的清亮嗓音报以“你好,大哥,过年好”!记者的心被抓得更紧了。“大姐,你多大了?”“38、39岁,至少38岁,属猴的。”玲子回答。据此推断,玲子应该是1968年出生。玲子还主动介绍毕业于西安某外语学院,经济法专业,1994年毕业。记者用英语向玲子问好,她脱口而出“how are you”,问她年龄,她想了想“at least thirty-eight”,发音纯正流利。

同去的网友刚提出关于小孩的话题,本来笑容满面的玲子表情在瞬间暗淡下来,眼睛呆视着身上的破被,久久不语。突然,她开口说“西安,非常喜欢、非常喜爱”,“中国人好、美国人也好”。记者趁机提起网上说的“外国人”问题,玲子说那个外国人今年至少46岁。记者递过笔、本子,请玲子写下那个人的名字,她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四个清瘦的楷书“书斯姐夫”以及“Han”,并补充说应该读“汉斯”。

玲子栖身的破屋的主人孙某某,今年77岁,独身。他说,1997年冬天,他看到玲子可怜就收留了她。在孙姓聚居的这个村,他属玲子的爷辈。

孙某某的弟弟回忆,那个外国人大约于1999年前后到村里找过玲子,给她带来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,还有600元钱,此后再无音讯。

当天下午,就在记者准备离开金花村时,一村民给记者送来了玲子写的一张纸条,字迹依然跟她人一样清瘦。除了“西安外国语学院”“94年毕业西安外院”外,最后两行字是“94-96年生baby”孩子”。

也许,这才是玲子心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母亲:  
这孩子没心肝

25日,记者再次冒雪赶到金花村,辗转找到了玲子的母亲,提及此事,她只是不停地摇头、叹气。她的记忆力大为衰退,因为伤透了心,关于玲子的照片等资料,已被全部焚烧一空。

在母亲记忆里,玲子从小喜欢看书,不聪明但用功,小学每年都得奖状,初中成绩特别好,“当时初三两个班的学生中,只有16岁的她一人考上了泽头(徐家埠)高中。”第一次高考失败后,玲子认为自己能考上大学,坚持要求复读。此后,她先后在乳山南黄、烟台牟平复读,于1990年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学院。而穷孩子出身的父亲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,甚

至卖光了麦子供玲子等三个孩子读书。

母亲回忆说,上高中时的玲子心地善良,班里一位东北籍的同学生活困难,玲子不断用自己的干粮甚至生活费支援人家。上大学时,她坚持利用课余时间到饭店打零工补贴生活。

关于玲子的那段情感遭遇,母亲也不是非常了解。她说那个外国人是一个在苏州工作的瑞士人,是玲子毕业后认识的,他声称要娶玲子,1994年毕业后的玲子跟“汉斯”到了苏州。说到这里,这位母亲冒出一句“孩子是个没心肝的人”。

“她生孩子时是个秋天,在苏州人民医院,是个男孩,起名‘天童’”。那时玲子精神还好,有一个女友帮助她寻找这个瑞士人。由于费用不够,母亲提前一个人返回文登。次年春天,玲子独自回到金花村,说自己舍不得孩子,精神和经济已承担不起的父母给她500元钱处理此事。但两个月后,玲子再次一人回村时性格大变,“喜欢钻牛角尖”了。此后,精神受到刺激的玲子被嫁给徐埠头一户人家,但她逃回本村,从此开始流浪。

离开时,玲子母亲眼含热泪说,家人为此事受了很大刺激,实在不敢再面对此事。但作为一个母亲,她希望能给孩子换换环境,孩子应该能慢慢好起来,“是孩子认为自己没有希望了,才破罐子破摔的。”

据《青岛早报》

■网友评论

广东广州网友

对于这样的女人我只是感到很悲哀,我不同情她,我所在的大学也是,那些女生很爱慕虚荣,她们一看到老外就好像看到她的祖宗一样.我真是服了.我认识一个女的,她对男生的要求很高,要帅气,高大,有钱的,但是有一天她在图书馆看到了几个日本留学生,他们有没有钱我不知道,但是外表不咋的.可是这个女的一听到他们在说日本话就疯狂了,老是在夸那几个日本人是多么的帅,多么有魅力.到这里我才知道她的要求是针对中国男人的,对于外国人她不是很介意,只要是外国人,是侏儒也行。

再有,在我所在的学校,那些看上去三四十岁的白人都能找到一个妙龄中国女子,我真的有点搞不清楚,难道外国人生产的商品真的那么好。

浙江杭州网友

应该把孩子找回来,我不是同情此女,她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,只是觉得,从法律层面上讲,她有权要回自己的孩子。

澳大利亚网友

在国外的都知道,去中国的外籍老师很多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,有的甚至有案底在身,告诫国内一些女孩子们,老外不都是有钱人,国外并不是你们想像的那么好!

山东威海网友

我来自山东威海文登,我们当地的网友已经有人去看她了,相关部门也正在想办法救助。

# 揭秘印度丐帮乞讨生活:帮主日进斗金

在印度许多城市街头,人们对这样的场景已习以为常:红灯一亮,乞丐们就纷纷从马路两边疾步走到轿车两侧,向已然盯上的目标讨要。如果车窗是关着的,他们会先用又黑又脏的手指敲击几下,然后指指自己的嘴,念念有词:“大饼、大饼”。

乞讨方式各显神通

乞丐多,是印度城市给外国人留下最深印象的现象之一。而且由于印度乞丐年龄跨度大,组成成分复杂,因此他们的乞讨方式也千奇百怪。

印度的儿童乞丐,一般都是头发蓬乱,浑身黝黑,瘦弱矮小,衣服肮脏,守在人群较多的街头或大饭店门口,跟着出入饭店的有钱人和外国人,不拿到卢比就不停步。

还有一些十岁上下的“小报童”,实际上是以卖报为幌子进行变相乞讨。新德里的每个十字路口,几乎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,他们手拿当天出版的小报在车流中险象环生地钻来钻去,敲着车窗强行推销。若不管理,他们就把报纸扔入车窗、塞进门缝,或干脆撒在挡风玻璃上,不由你不掏钱。

除了这些,还有一帮用技巧强行乞讨的乞丐。他们往往身穿宽大的服饰,脸上涂着化妆品,打扮得稀奇古怪,手里提着棍棒,在必要时念着咒语勒索一些店主施舍钱财和食物。为了尽快打发这些类似强盗的乞丐,多数店主都只好塞给他们一些钱或食品,破财消灾。

令游客印象最深的,还是孟买乞丐的安寝。孟买著名的“哈吉阿里”清真寺建在海上,由一条长长的通道连接陆

地。这条近200米长的“海上走廊”上,守候左右的乞丐排成了两列长蛇阵,与出入的信徒和游客呈“夹道欢迎”状。

他们有的坐着,有的蹲着,有的跪着,还有背海而卧的;年迈的已是耄耋老者,年幼的尚在牙牙学语,还不至于残疾人,静静地等待施主在他们的钵里投入几枚硬币。这阵势反倒更能打动乐善好施的人们,连我这“外来户”也先后扔下了好几枚硬币。他们算是印度最“文明”的乞丐了。

还有一群特殊的“乞丐”,那就是被称作“苦行僧”的人。他们为了修行而四海为家,偶尔也在寺庙里找些活干,但多数时候要靠乞讨或别人施舍为生,他们中不少人属于突然破红尘,于是将烦恼连同物欲一起抛开,一意求得自我心灵的平静,有的甚至是散尽万贯家财后走上云游之路的,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受尊敬的。

一次,我问一个乞讨到面前的“苦行僧”,他们与一般乞丐有什么区别,他坦然答道,他们鄙视物质享受,乞讨仅仅为了肉身的基本需要,填饱了肚子就不再要财物和食品;乞丐则不同,不断乞讨,永无满足,即便超出生存需求仍希望得到更多的物资和钱财。

他人小孩被致残成丐帮工具

现在的印度乞丐与他们的前辈有很大不同,他们更职业化,分工合作,坐地分赃。而且有些乞丐即便有其他工作也不屑一顾,因为乞讨的钱来得简单容易,既不受老板的气,也不用按时上下班。

在印度,一些势力大的丐



帮“帮主”可以日进斗金,成为百万富翁,即便是入门不久的小乞丐,机灵一点,每天也有数百卢比的“收入”,比卖苦力打工轻松得多。一位朋友告诉我,一位职业乞丐在一个比较好的小区买了套三室一厅的房子,并体面地给三个孩子举办了婚礼。这些钱加起来至少需要600万卢比。

但靠乞讨发财的毕竟是少数。据报道,丐帮里很黑暗。一些帮主殴打和虐待小乞丐,盘剥他们的乞讨所得,并逼迫他们每天在街头乞讨15个小时以上。一些乞丐正是利用别人的同情心,甚至把自己或者别人的小孩弄成残疾,成为自己更有力量的乞讨工具。

因此,一些社会学家认为,不应该给这些乞丐钱财,因为这样做等于助长了“帮主”的残忍,让他们用狠毒的手段残害更多的少年。

有一次遇到一个中年乞丐向我伸手,我忍不住说,你正当壮年,为什么不去找份工作,自食其力?他不温不怒,认



印度街头的乞丐形态各异

真地问我,你能告诉我我是什么职业吗?我想,我的工作就是记者,是最体面的工作之一,看你怎么说。于是便大声告诉他。

哪知道他听后笑道,你也是乞丐呀。你所乞讨的只不过和我们乞讨的东西不一样而已。我讨的是钱和食物,你讨的是新闻信息。你说我在乞讨,没错。那么谁不在乞讨呢?我们不比政客肮脏,不比贪官卑鄙,不比行贿的人下贱。我做的是你做不了,或者你不屑去做,你做的我做不了,或者我不屑去做。这只是社会的定位各异,分工不同而已。

他最后振振有词地说,要饭是神赋予穷人的权利,同其他工作一样,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你有就几个儿子,没有就算了,为什么生气呢?

印度究竟有多少乞丐,恐怕无人能做出精确的统计。有社会学家估算,仅新德里就有80万人居住在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窟,其中约四分之一已沦为乞丐;而西部海港城市孟

买,贫民窟里的居民更数以百万计,乞丐比例远远超过新德里;其他地区的乞丐比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与宗教文化背景有关

印度社会深刻的宗教文化背景,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种奇特的乞讨现象。譬如,印度教提倡施舍,认为施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,因为这是“法”的规定,履行这种“法”规正是达到解脱的手段;向他人索取也非不道德行为,这同样是“法”的规定,同样是达到解脱的手段。

因此,在印度,行乞与施舍是一种受到鼓励的社会行为。人们认为,这让那些企望积德行善的富人有了可以施舍的对象,乃是成全他们通往天堂的桥梁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虽然印度教文化中不认为乞讨是件丢人的事,但有一个群体却从没有人沦为乞丐,这个群体就是印度的锡克教徒。

锡克教产生于16世纪初的旁遮普地区,他们最明显的标志是包着厚厚的头巾,占印度总人口的2%,他们自尊心强、倔强高傲,有尚武传统,作战骁勇。

在印度,锡克人曾受到过歧视,但他们凭个人勤奋努力和朋友帮助,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。他们团结、精明,善经商,肯帮助,抱团,而且从心底里鄙视乞丐,认为那不符合本教教义。他们不仅自己不从事“乞丐行业”,也从从不向乞丐施舍。他们认为乞丐是依附在社会躯体上的毒瘤,早应该铲除。所以乞丐们都害怕锡克人,从不向他们伸手要钱。

最近有报道称,为迎接2010年在首都新德里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,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,印度警方打算推出一项大胆的计划——在几年之内,彻底消除新德里街头的乞讨现象。

警方的计划可以让印度首都的街头清净一段时间,但要减少并最终消除乞讨现象,关键是从根本上采取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措施,与此同时,调整人们的观念。

作为社会现象和宗教文化的一部分,印度的乞讨现象必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下去,印度政府扶贫救弱的工作显然也有相当漫长的路程要走。

环球